



《隐武者》

不是武侠小说 是“武小说”

何大草对武侠小说没有偏见，他喜欢看武侠小说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意识到，再优秀的武侠小说也有不足之处。最常见的问题是，写得太满了，缝隙留得不够。让人回想的东西不够。当然他也理解这是有原因的：很多武侠小说一开始是在有发行量诉求的报纸上连载的，要在短时间完成，而且大众读者对故事、节奏有一定的要求。何大草很庆幸自己写“武小说”，情况完全不一样，“我的写作时间节奏非常从容。完全不着急发表、出版。”《隐武者》2020年开写，写了三万字，又被他完全推翻了。重新慢慢写，写好又改。他认为，在这个过程中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。

《隐武者》里故事主场景是在成都周边的刘安镇。与“隐武者”这个书名相对应，小说中的习武者不是在飘渺的江湖上混迹来去无踪，而是在小镇上生活的普通劳动者。他们往往从事着平凡的职业，过着恬淡、闲适的生活。他们有高于常人的志趣，而无斤斤计较的现实庸俗。整个小说行文质朴、紧实，举重若轻，不乏情趣、机锋。没有大面积抒情或者风景描写。不少读者看出，这小说中带有中国古典小说的气质。事实上，这也正是何大草几十年沉浸阅读《水浒传》，在艺术上向其致敬的自然结果。此外，何大草极其欣赏《儒林外史》，从中领会，白描、克制、有韵味是高级的小说语言。

希望自己的创造力 一直生长

但何大草以前不这么写小说。比如他以前的《盲春秋》《刀子和刀子》，都不是这样的气质。50岁之后，他开始自觉地、更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美学养分，更倾向于向中国古典小说学习技艺：语言简洁清晰，写多多用白描，讲故事很精彩。《拳》《春山》《隐武者》都是这种有意转变的成果。何大草将自己这种小说风格的改变称为“衰年变法”，并坦承这种转变是从齐白石那里得到的启发。

“我很喜欢看齐白石的画，我认为他画得好的，基本都是他70岁之后完成的。他的画风从早年的冷逸转向了晚年的温暖、活泼、清新。这给我很大的安慰：一个创作者，在晚年依然有创作力提升的可能，依然可以有青春的面目。我理解的衰年变化就应该这样：在艺术家的自然生命看似好像衰落的时段、收敛的时段，依然能够有足够的生命力去创新，去表现有力量的、新

作家何大草从小喜欢《水浒传》，看了小说不过瘾又看连环画版，痴迷到一个人走路时，脑子里经常想到施耐庵笔下的人，武松、林冲好像进入现实当中，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伙伴。长大后他多次重读，还是觉得好，认为其与《红楼梦》形成“一文一武”两座不可缺少的中国古典小说高峰。久而久之，渗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被身边朋友发现了，就跟他建议，“你可以写武侠小说。”

60岁“少年”何大草： 我愿意书写新鲜的、有希望的生命



何大草（熊燕摄）



何大草给读者签名。（张杰摄）

鲜的、有希望的生命。我希望自己的创造力一直生长，指向陌生，而不是重复熟悉。”何大草说。

今年60岁的何大草，鬓发已花白。但不影响他气质清俊、瘦削，有少年气。何大草说，他不是很在乎外貌是否苍老，白发也不染。“作为一个作家，我理解的少年气是一种理想主义。青春少年是有理想主义的，最本质的东西就在这上面。如果衰年迎来了一个生机，你得抓住它，因为它更丰富复杂，那种忽然的绽放就是少年气。秋天，看起来衰朽的树木在寒冬中绽放，比如，腊梅，那就是少年气，又浓又纯又香又迷人，极其有生命力。这就是我理解的少年气。”

何大草是地道的成都人——成都出生、成长、求学、工作，一直没离开过成都。在他身上，有成都这个城市的一些特点：温柔、自然、有很好的审美品味。何大草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在川大读历史系，毕业后做文化记者多年，之后又去川师大做大学老师。总体来说，这是比较顺的人生。这或许也能部分解释为何他的文学作品

里，很少有浓烈的观点输出，也不刻意表现哪个人物的大历史抱负，更多的是对一种日常的善、美的表现。

在《隐武者》中，在晚清成都及周边小镇这个历史时空里，主角们各有各的艰难。在很大的局限性里，他们依然展现出人性的诸多可贵之处。他们当时的具体生活是什么样子？在非常短暂的好时光里，如何享受美食，如何赏花、雪等等。

虽然小说里的情节、人物都是虚构，但镶嵌其中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、城市街巷细节，却来自何大草真实的生活体验。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何大草，上小学曾有一段必经之路，是成都羊市巷，然后是羊市街、东城根街，街口就有一个卖锅盔的摊摊儿。打锅盔的声音和锅盔的香气，伴随着何大草每天上学放学。少年时代的记忆，一直在他心里生长，并蔓延到他的笔下。

于是在《隐武者》开头，就是一个安静生活的老人打一手好锅盔，他有一个惊天动地的过去，但秘而不言。

对话

写作不完全是一门手艺 但它首先是一门手艺

从《春山》《拳》到《隐武者》，何大草最近几年不断抛出力作，且都销量不俗。写诗人王维的小说《春山》已加印六次，累计销售五万多册。这在纯文学类的图书中是很好的成绩。《隐武者》先在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2022年3期、4期连载，又由乐府文化策划出版单行本。迈过人生的中场，他按照每年一部作品的频率出现在公众视野里。

10月1日，在成都，屋顶上的樱园，《隐武者》首发活动上，何大草与策划出品这部作品的乐府文化创始人、出版人涂涂进行了对谈。封面新闻记者也趁此机会跟何大草有一番交流。

封面新闻：从去年的《拳》到今年的《隐武者》，你都在实践着“武小说”的写作，得到了普遍的好评。在你心中，“武”的核心是什么？它与“文”是怎样的关系？为什么对选择用“武”来述说你的生命感和历史观如此青睐？

何大草：我理解的“武”不是暴力，而主要是一种力量，尤其是对自我的掌控力。习武的人，往往四肢敏捷，反应能力也快。“武”涉及到身心关系，“武”到了最高境界其实是哲学，是“文”。你看李小龙影响之大，其实不光因为他的武术，而在于他是有哲学头脑的人。他的老师叶问也不是一介武夫，而更像是一个书生。

封面新闻：《隐武者》里成都以西偏南刘安镇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实际上是安仁镇。小说中有安仁镇真实的故事或者人物原型吗？

何大草：完全没有。安仁镇只是我借来用一下概念：小说里的主人公一家，要放在清末成都周边的小镇上展开，那么这个小镇要足够富庶才行。安仁镇符合这个条件。

封面新闻：你在川大读的是历史专业，但并没有走历史专业研究的路子，而是去当了记者，又去从事文学写作，到高校当老师。历史专业的学习对你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
何大草：我对历史的兴趣跟青少年时期读了一些书有关。我家里有一套范文澜先生主编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写得很好。里面有很多细节，我觉得像小说一样好读。我母亲单位书架上有一套《史记》，我也借来看。虽然不太懂，但也加深了我对历史的兴趣。但是真考到历史

系，我对当时学到的研究方法，并不太喜欢，所以也没有从事历史研究的想法。但我一直对历史阅读保持浓厚的兴趣。毕业后我当记者，最开始是在副刊当编辑。有段时间我负责“话成都”“街名考”这两个栏目。我到处找老先生们聊，邀请他们写稿。还策划过专版“老成都”。我记得还带着笔墨去省医院找艾芜先生，帮我们题写“老成都”三个字当刊头。我一边邀请别人写稿，我自己也写，还阅读了很多跟老成都相关的历史书籍。这段经历，又让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城市的历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

封面新闻：你现在在屋顶上的樱园开写作工坊，指导有文学创作兴趣和潜力的普通人学习创作文学作品。对于被无数人问过、回答，但一直没有定论的“文学写作到底能不能教”的问题，你的观点是？

何大草：我觉得，写作不完全是一门手艺，但它首先是一门手艺。但凡是手艺，都可以教。所以写作虽然有不可教的因素，但也有可以教的部分。就像一个武馆，或者一个工坊。学习文学写作，可以从学手艺的细致、耐心、基本功开始学起。我觉得，一个初学者，第一步先不说虚构能力，而是应先训练自己把一个事情、事物写得清楚、清晰。如果一个小说写得让人看着云遮雾罩，给我说这是现代派，我是不认可的。你看《老人与海》很现代派、很意识流，但故事也写得很清晰啊。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，有人在讲述或者转述一件事情时，讲半天别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。这就是不清楚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